

她想要的不是帝王爱，后宫位。
她只是为了报仇才那么天真地来到这四万牢笼，
可是后宫争宠、谋算国事、伺机复仇，
步步惊心过后，他却说：但愿归……
这天下是我的！你愿飞不出这个天下吧……

鸾凤欲鸣

下篇

芳华无息◎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鸢
風
欲
鳴

芳华无息 著

下篇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鸾凰欲鸣/芳华无息著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1. 7

ISBN 978 - 7 - 5112 - 1333 - 4

I. ①鸾… II. ①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17789 号

鸾凰欲鸣

著 者: 芳华无息

出 版 人: 朱 庆

责任编辑: 高 迟 郭玫君

装帧设计: 深海设计

责任校对: 刘红梅 丁文明

责任印制: 曹 诤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 (原崇文区) 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 - 67078250 (咨询), 67078237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 - 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gmcbb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

印 刷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690 × 975 1/16

字 数: 484 千字

印 张: 30.25

版 次: 2011 年 7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12 - 1333 - 4

定 价: 42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下篇

- 第二十一章 意有两用 · 229
- 第二十二章 临水密语 · 237
- 第二十三章 霜天难晓 · 243
- 第二十四章 伴君身侧 · 261
- 第二十五章 前尘旧梦 · 269
- 第二十六章 大地初寒 · 282
- 第二十七章 人同此心 · 294
- 第二十八章 世事无常 · 306
- 第二十九章 苗疆千里 · 318
- 第三十章 流水落花 · 324
- 第三十一章 暂避锋芒 · 336
- 第三十二章 月落乌啼 · 345

- 第三十三章 逝者已矣 · 357
- 第三十四章 我不是你 · 365
- 第三十五章 惜别离兮 · 373
- 第三十六章 风流散尽 · 382
- 第三十七章 困锁宫闱 · 395
- 第三十八章 半壁江山 · 399
- 第三十九章 王者归来 · 408
- 第四十章 时不待我 · 417
- 第四十一章 命不予我 · 425
- 第四十二章 天下太平 · 429

番外一 最是人间留不住 · 433

番外二 槿萱记事 · 453

【第二十一章】 意有两用

明如月瞧着明晃晃的日光打在菱花格子上，空气里的尘埃时上时下像是在做着游戏。明如月的声音像是丝滑甜腻的美酒，悠悠地泻在未央殿里。

“这个月的份例各宫都派发完了吗？”

初莲合上记账的册子，道：“都派发完毕了。只是江瑶章那里，陛下又单赏了三匹云落纱并一尊玉观音。”

“玉观音。”明如月嘲讽地一笑，“咱们这位江瑶章倒真正是有几分菩萨心肠，那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，本位见了也是怜惜的。”

初莲没敢接话，只是低着头听候吩咐。

明如月也不想多说什么，如今宫中形势逼人，她也渐渐把目光从慕容皓身上移开了一些。

“对了，殿阁修缮的事儿，内府司的人怎么说？”

“内府司的大总管说早该修修了，就等着主子发话呢。”

皇后的葬礼过后，明如月把宫中的奴才们指挥得越来越顺手了，前几日看见未央殿的偏殿有些破损，便着意让内府司的人去看看，想着修缮一番。

“那便让他们的人来吧，偏殿的人先暂时搬出来与后面的人挤一挤。”

“是，奴婢这就去与他们说。”

明如月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她是再也想不到的，那些低眉顺眼的奴才们会在几天后给她那么大一个难堪。

日子似乎一转眼就过去了，这宫里再也无人提起皇后。江妤笙路过凤仪宫，

看着那飞檐翘角一如既往安静中带着某种沉闷。素眉依旧在凤仪宫当差，这座没有了主人的宫殿依然被照料得很好。也许是因为人们相信，过不了太久，它就会迎来新的主人吧。

江妩笙收敛了心神，坐在肩舆上去了承乾宫。

“陛下还在御书房？”江妩笙扶着妙彤入了承乾宫的内殿，问着随在身旁的小太监。

那小太监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下了朝皇上就一直在御书房同几位大人商量事情，瑶章先去内殿休息吧。”

江妩笙点了点头示意他不必跟着了。这些日子出入承乾宫，江妩笙已经对这里很熟悉了。

入了内殿，里面伺候的人知道江妩笙喜欢清静，也都向她行了礼挨个儿退了出来，只留下几个机灵的在门边伺候着。妙彤自是跟在江妩笙身旁的，但也退在一旁候着。偶尔有巴结的，也将妙彤迎去小茶房休息。

江妩笙见皇帝还没回来，便自个儿在殿内择了椅子坐下，有些无聊地看着四周，忽然见那边书案上放着几卷东西，便走了过去随手拿来瞧瞧。

“白大人……”江妩笙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但转瞬也就调整了过来。那几卷东西是朝廷里的官员私下呈给皇上的书信，写的是白翊宁的父亲近来在朝中的动向。白大人可真不简单啊，去岁才因为山西钱粮案子受了责罚，当然，那些责罚对他来说有些无关痛痒，但也总是责罚。如今就又开始张狂了起来。当真是天子好欺啊！

江妩笙走回方才的位子坐下，饮了一口茶，目中精光微露。看来宫里的宸妃也好得差不多了吧……

“什么时候来的？”江妩笙正想着，慕容皓已走了进来，正由人服侍着脱了外裳。

江妩笙忙站了起来，含笑走了过去，也帮着理了理他的头发。

“才来。陛下今日可是忙？”

慕容皓携着江妩笙走到一旁坐下，宫人们上了茶点，又无声地退下。

“无非是那些事……”江妩笙见慕容皓这么说便离了位走到他身后为他拿捏起来。

“陛下要保重身子才是。”江妩笙缓缓地说着，“宸妃娘娘近来已可下床走动了，陛下要不要——”

“不要提她！”慕容皓打断了江妩笙的话，缓缓又拍了拍江妩笙的手，宽

慰道，“吓着你了。”

江妩笙摇了摇头，方才自然一副惊愕表情，只是更多的是在观察慕容皓的神色。她方才已看到了那几卷东西，此刻故意说起宸妃，也只是想看看慕容皓究竟对白家是何态度。显然，白家在慕容皓心里是彻底没有什么好印象了。只是那样盘根错节的关系，眼前这个帝王却是无能为力。

江妩笙在承乾宫待了一会儿也就退了出来，毕竟那里是帝王寝宫，如今她虽得宠，但到底也只是个瑶章。频繁的出入已经让有些大臣颇有微词了，所以她并不打算给自己惹更多的麻烦。

回去的路上，江妩笙支着额打算让妙彤去找昱王一趟。午后的阳光还有那么一点儿刺眼，江妩笙的眼睛被什么晃了一下，她用手挡在了眼前，透过指缝看去。那宫墙后面一簇崭新的琉璃瓦，这倒也罢了，只是那翘角上面……

“那里可是明贵嫔的未央殿？”江妩笙侧头发问。

妙彤瞧了瞧位置，回道：“是。主子可要过去？”

江妩笙笑了笑，“过去做什么。”要远远避开才好……

妙彤有些好奇地向未央殿的方向看了看，但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。那是因为她处的位置低，江妩笙坐在肩舆上，自然看得远一些。

当下回了芷兰殿，江妩笙便吩咐妙彤去找小德子。哪知过了一会儿，妙彤却自己回来了。

江妩笙有些诧异地问：“怎么就你一个人？”

妙彤道：“小德子不能来，说是最近内府司看得紧。”妙彤皱了皱眉补充道，“奴婢瞧见内府司的人似乎都……都有些紧张，也不知出了什么事。”

听妙彤这么一说，江妩笙马上联想到未央殿的修缮，那里是内府司的人负责的。

“想要知道为什么，试试不就行了。”江妩笙笑了笑看向屋里的盆栽，“本位屋里的盆景有些碍眼，全部换了吧。”

妙彤有些愕然，江妩笙已婉转一笑，施施然走入里间休息去了。

日影从这一头拉到了那一头，芷兰殿里的盆栽还是摆在那里，丝毫未动。妙彤皱着眉看着那些盆栽。江妩笙正执着一枚棋子陷入局中。

妙彤看了一眼江妩笙，又看了看外面，略想了想，便自个儿挑了帘子出去。妙彤出来后便去了内府司，一个时辰前她已经让人知会了内府司让他们来把盆栽换了。依照江妩笙现在的恩宠，内府司的奴才们自然是跑得勤快的。可今天是怎么了，这一个时辰都过去了竟还没有动静。

“你可是知会了他们的？”妙彤侧首问着方才派出去的小宫女瑶儿。

瑶儿认真地点了点头，“奴婢知会了他们的，是对内府司的大总管说的。”

“嗯。”妙彤心绪烦乱地应了一声，内府司已在眼前。那内府司的大总管郑希贵也不用再费力去寻了，这会儿正在大门口指挥着人搬运木料。

“郑总管纳福。”妙彤忍着心性行了一礼，毕竟郑希贵的品阶在她之上。

“哟，这不是妙彤姑娘吗，怎么您亲自来这儿啊。有什么事儿叫人知会一声不就是了？”郑希贵的话里听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妙彤便皱着眉直说了，“方才让小宫女跑了一趟，芷兰殿里的盆栽主子看着不惯，让给换了。怎么这时候了还没动静？”妙彤的语气并不刻薄，因不知是出了什么事，也不好这会儿得罪人。

“哦，您瞧，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。”郑希贵陪着不是，回头叫了一众小太监，“去，跟着妙彤姑娘去把芷兰殿里的盆栽都给收拾收拾。”接着又转过头来对妙彤说道，“未央殿那里催得紧，您瞧，这木料还没来得送过去呢。”

妙彤点了点头也没多说什么，心里却奇怪着。内府司这些人哪个不是捧红踩白的主儿？往日叫他们一声跑得比谁都快，今日怎会为了未央殿的事而耽搁了芷兰殿的事？

“那您先忙，我带他们去弄了就成了。”妙彤领着那几个小太监回了芷兰殿。这厢，江妩笙已经弃了棋局，正站在殿门口，看样子像是在等什么。人。瞧见妙彤带着人回来了，她便笑道：“把这些都搬回去吧。”小太监们听了话，向江妩笙行了礼就开始有条不紊地将一应盆栽都搬了去。待搬完了，屋子里显得有些空，江妩笙瞧着笑了笑，也不多话就将那些人打发了回去。

妙彤疑惑地看着江妩笙，“主子，这是……”

江妩笙回屋坐下掀开了茶盖，看着妙彤问道：“去内府司他们怎么说？”

“郑大总管说是忙着给未央殿备材料所以耽搁了。可是奴婢觉得奇怪，自打您晋位以来，什么时候内府司把芷兰殿的事儿排在了未央殿后面？”

江妩笙听了妙彤的话，手中端着的茶又放下。

“我思忖着……只怕是宸妃的病快好了……”

妙彤张口欲说什么，又低下头想了想，眉间便了然了。江妩笙看她的样子，知道她猜到了大概。

“如今宫里的权柄，只怕明如月是抓不紧了。”

“那内府司的人怎会把芷兰殿的事放在未央殿之后？”

“方才那些奴才们就这么走了，连问也没问一句。”江妩笙看着那些空出来的架子，“若是往日还不忙问一声是否要重新添置？可见宸妃不仅是要收回明如

月手里的协理之权，连带着还要敲打敲打我。”那未央殿上如今可真是好看得紧呢！宸妃，你是希望这件事从我口中传入陛下耳中，还是希望内府司的动静能让我有所警示，不要妄图跟你争？你可知道，我要的从来就不是这些。后宫里你们争翻了天去，我也是不管的……

对于内府司的怠慢，江妩笙并没有有所回应。但未央殿的事，慕容皓还是知道了。江妩笙不去说，自然还有别的人去说。

承乾宫里，慕容皓难得的一脸厉色。

“皇后才走多久？你就这样越矩，朕真是错看了你！”

明如月跪在地上，虽隔着地毯，到底那未曾久跪过的膝盖还是觉得难受。更何况慕容皓这般严词厉色。明如月咬着下唇，目中生生的恨意几乎要灼伤人。

“朕还不够宠你吗？你要如何这宫里不就是如何？”慕容皓有些痛心疾首地来回走动，香炉里凝出的袅袅烟气被扰得翻飞如屑。“可是你该知道，朕再怎么宠你，你也不能忘了你是谁！”

明如月听见这些，也顾不得什么了，只想起来告诉慕容皓，这宫里，哪里是她想如何就能如何的？前有皇后和宸妃，现在又有个江妩笙。可惜她只抬起了头，话还未出口，外面的侍从就禀报道：“宸妃娘娘来了。”

慕容皓心烦意乱地挥了挥手，“让她进来。”

宸妃一身藕荷色衣裳衬得她面色微好，长指护甲搭在绿萝手上，脚下步履安然，进得殿来放开绿萝，盈盈行了一礼，眼角却瞟了明如月一眼。

“这时候来有什么事。”慕容皓沉着脸走到一旁坐下，端起茶来喝了一口，只觉得不合心意，又放下。

“臣妾方才出行见到未央殿……”

“宸妃娘娘倒是出来得巧。”明如月冷眼看过，宸妃也不恼，依旧不紧不慢的调子，却让人不得不琢磨。

“臣妾瞧见未央殿似在修葺，这本没有什么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那屋檐上竟是双凤朝阳！”慕容皓接过宸妃的话，双目看着明如月，想说什么，又生生止住，只是叹息一声。

“皇上，依臣妾看，这也许是内府司的人一时大意。”宸妃微微侧头看着跪在地上的明如月，眼中有些不需掩饰的笑意和嘲讽，“或许让人查查再定明贵嫔的罪？”

“那一起子奴才难道都不要命了？”慕容皓重重地哼了一声，却还是答应了

宸妃，“你着人好好查查，是哪些人分派的。”

“是。臣妾一定还明贵嫔一个清白。”宸妃对慕容皓一福，既已达到目的也就不多留。

宫中体制本就苛刻，一丝一线都错不得，何况是那明晃晃的飞檐累兽？

飞檐上多用瑞兽押尾，这是历来的习俗。只是龙飞承乾宫，凤翔寿安、凤仪两处。如今明如月的未央殿居然用了双凤朝阳，这，可真是大大的越矩呢。

宸妃含笑出了殿门，站在承乾宫前瞧着那一片金碧辉煌。

远远的，江妩笙带着人走了过来，一派云淡风轻。

“给宸妃娘娘请安。”江妩笙低着头柔顺恭敬。

宸妃便笑着叫起，而后颇有深意地看着她，说道：“里面正有好戏，江瑶章也去瞧瞧？”

“嫔妾……”江妩笙弯了弯嘴角，“自顾不暇。不比娘娘事事筹划得当，如今方才有时间看戏。恐怕，在娘娘眼里，嫔妾也是那戏台上落不了的角吧？”

宸妃不驳，只道：“江瑶章演戏的功夫自然不差。”这宫里谁不会演戏呢，要演得好，才活得长。“本宫还有事在身。”宸妃回头看了看，“不打扰你去见皇上了，现在皇上正在气头上，江瑶章去劝一劝也是好的。”

江妩笙退开些许并不答话，只是待宸妃走后，望着她的身影久久没有收回目光。

“江主子，要通报吗？”承乾宫的太监前来相问。

“不用了。”宸妃终于消失在了转角处，江妩笙闭上眼打发了那太监，静静地站在承乾宫外。大约过了一刻钟，明如月才从里面出来。江妩笙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向她行了一礼，然后就进去了。

明如月恨恨地回身看着江妩笙进去，问道：“她来这儿多久了？”

“回明贵嫔，江瑶章来这儿有一会儿了。”

“有一会儿了？”明如月皱了皱眉，“她怎么不进去……”后一句声音低了很多，像是自言自语。

次日宸妃到了承乾宫，不是来邀功，反而有推脱之意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儿？”慕容皓已没有太多的耐心来管这件事了。

“臣妾昨日去了内府司才知道，那里的账目竟是一片混乱。”宸妃苦笑道，“如今千头万绪，臣妾实在无从查起。”

“内府司的账不是你一直……”话到一半慕容皓却没有说下去。因为他忽

然想起来，自从白大人卷进了山西钱粮案，宸妃也就被夺了后宫协理之权。那时候自己真是气急了。不过那个白意之也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居然拿着国家的钱做起了自己的生意。

宸妃低着头并没有说什么，这个时候恰当地表示出一种柔弱。越是刚强的人表现出这种柔弱的时候就越是惹人怜爱。宸妃并不见得是要博得慕容皓的怜爱，毕竟他们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。此时的表现只是为了争取达到最后的目的所做的一切可能之一。此时白大人也在朝堂上渐渐活跃起来了，宸妃只是希望能以柔和的方式来达到目的，毕竟皇后才去，她不想弄出太大的动静来。

慕容皓静默了一会儿，搭在扶手上的手指微微有些僵硬。

“既然账目不明，那你就彻底查查吧。这些事你本就熟悉。”

“臣妾领旨。”宸妃谢了恩典，虽还未正式得到协理之权，但她并不着急。因为事情已经按照她的预想在一步一步进行了。慕容皓毕竟是皇上，若是自己做得太过，保不准会得不偿失。

看着宸妃告退，慕容皓的眼中这才有了些波动，旋即就被覆下的眼帘遮盖。

面前的桌案上，一封弹劾白意之的奏章正静静地躺在那里。慕容皓已经看过了，但是他并不打算处理，又能如何处理呢……

朝堂上列做两班的臣子私底下不知道分成了多少派系，白家根基深厚，慕容皓知道，动不得。

“启禀皇上，昱王殿下求见。”

慕容皓霍然张开眼来，却又有些失神地望着殿顶。

“皇上……”陆琤再一次出声询问。

“宣。”

陆琤得了旨意便出来相请。他自然是不敢怠慢了昱王的。待昱王前脚进去，江妩笙后脚就到。

“皇上在忙？”江妩笙问陆琤。

“昱王才进宫来，想是有事要同皇上说。江主子偏殿等候吧。”陆琤示意江妩笙去往偏殿。江妩笙谢了谢，看了一眼方才昱王进去的方向也就去了偏殿。陆琤也跟着去了。江妩笙心里虽有些疑惑，但再也没多问。

入了偏殿看了茶，陆琤打发了伺候的人。江妩笙看这架势也让妙彤出去等候。待旁人尽退，陆琤才走近了些低着头先请了一声安方才道：“不知江主子近来身子如何？”

江妩笙的脸白了白，本来看着陆琤的目光也转而看向其他。

没有听见江妩笙的回答，陆琰也不着急，又问道：“不知道郁慎仪与您一道去了大悲寺，可求得了福祉？”郁诗岚死后皇帝追封她为慎仪，生荣死哀，郁家也算得了这四个字。

“陆公公……”江妩笙有些艰难地开口，唤了一声又不知如何继续。

陆琰没说话，只是等着。

“人都已经去了，再问又是何必。”

陆琰笑了笑，“江主子这话倒是明白。奴才只是不知，大悲寺里……”

“其实自始至终，妩笙都没有说过什么。陆公公……”江妩笙打断了陆琰的话，站起来道，“人都已经去了。”

陆琰看了江妩笙一眼，道：“江主子果然精明，说来您确实没对奴才说过什么。是奴才自己多心了。”

江妩笙忍着气，她此刻不愿得罪陆琰。他虽是个奴才，可这宫里数他跟在皇上身边的时候最多。

“陆公公。不是我有意要如何，只是这宫里我确实没什么人可信。”

“饶是这样郁慎仪也去了，奴才不得不佩服江主子。”

事已至此，何人去怀疑了宸妃？

“公公要妩笙如何做呢？”江妩笙退后复又坐下。

陆琰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奴才怎敢让主子如何？不过是想问江主子一声罢了。这宫里上下，江主子把谁放在眼里了？”

听陆琰的话，知是无转圜余地了。江妩笙在心里叹了一口气，面上却已渐作冷色。

“本位不过区区瑶章，能不把谁放在眼里？陆公公不要逼人太甚！你是天子近侍，本位确实不愿得罪。但是你别忘了，究竟谁是主子，谁是奴才！”江妩笙说罢拂袖而去。她终于忍不住发火了，那些虚假的温婉，终于在她的地位渐渐高涨之后被她渐渐舍弃。若是以前，江妩笙一定会委曲求全，可是现在，她发火了。凭什么啊？以前地位低微，又无皇帝宠爱，只能任人欺凌。难道到了如今还不能任性一二？

【第二十二章】 临水密语

慕容曦跪于地上，蟠龙椅上那人虽不敌自己，可黄袍加身，又是何等不凡。他忍不住偷偷打量着眼前那把椅子，眸中闪过一丝精光，转瞬又恢复如初。

“平身吧。”慕容皓揉了揉太阳穴，脸色微微发白。

慕容曦谢了恩站起来立于一侧。

“何事不能在殿上说。”慕容皓的语气里并无多少疑问，因为有太多的事不能在殿上说，他不是不知。

慕容曦有些恭敬地躬身答道：“回皇上，是白家的事。”

慕容皓凝眉不语，只是看着眼前的昱王。

慕容曦低着头，但依旧能感受到那道目光。

“白家怎么了？”慕容皓不知道眼前这个哥哥在打什么主意，于是只能小心翼翼地对答。

“若皇上觉得无事，那臣就先告退了。”慕容曦并不着急。似乎得了什么东西，这般的底气。

“等等……”慕容皓有些迟疑的声音适时响了起来，留下了慕容曦虚假离去的步伐。然而等了半晌，慕容曦却没有等来下文，忍不住抬头看去，只见慕容皓眉间一片优柔寡断。他心下便也叹息一阵，这样的人如何做得皇帝。

“你下去吧。”慕容皓挥了挥手，有些烦躁地让慕容曦下去。他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对付白意之，他不想贸然打破现今的平和局面，哪怕只是自欺欺人的平和呢。

慕容曦也没有太多的失望，行了一礼也就退了出去。望着金碧辉煌的宫殿，他的心里生出莫名的感伤，但转瞬即逝。

宫道上安静无人，江妩笙冷冷地瞧着承乾宫的方向。陆琇拖了这么久才向自己发问，显然是察觉到了宫中形势迫人，他已不必那般顾忌了。而最近宫里……

宸妃的势力在蛰伏了这么久以后，终于渐渐彰显了本有的实力。明如月在失去了帝王的宠爱和信任后，根本不足为虑，而为了让明如月走到今天，宸妃等了多久？她有足够的耐心去等，她是很好的猎人。如今，江妩笙则成了宸妃的眼中钉肉中刺，但也不得不说，江妩笙也帮了宸妃一些忙。没有她，明如月不会那么快失宠，没有她，郁诗岚不会死得那么容易。如今江妩笙成了皇上心头第一人，说来，这宫里哪能全然自己得利呢，总要分一杯羹给别人才好。

江妩笙远远地看见慕容曦从承乾宫出来，心里略微安心，还好，她和慕容曦还是盟友。

朝堂上的倾轧比后宫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慕容曦今日进宫去，也不是闲来无事。白意之近来活动频繁，想来是见皇后已去，要让宸妃坐上后位。白家在朝中本就根基深厚，前些时候虽被案子牵连，也没伤了元气，如今这个时机，那白大人便有些呼风唤雨的意思了。只可惜虽然皇上弱了一些，可这朝中并非无人啊！且不说慕容曦这里暗中调动人手在公务上下绊子。就是那久未露面的皇叔也是出来了说话的。只怪白大人干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太贪心，居然连皇叔慕容博手里的权都想动一动。

说起这位皇叔来，连慕容曦心里都是要掂量掂量的。虽然他老人家已经不在朝上挂名做事了，可那些门生故旧哪一个不是看着他的脸色行事？

“温柔，今天我们去元庆斋吃饭。”慕容曦把外衫解开，由侍女服侍着脱了去。

温柔正在逗弄一只小虫，那虫子约莫一寸长短，浑身漆黑，头有两条触须，竟比身子还长出些许。那虫子在她青葱玉指间来回爬走，她的神情正像是娃娃瞧见新奇的事物一般。可旁人看来却是有些心惊的。好在这屋里的人也都见惯了她这般，并不以为奇。

“去那里做什么？”温柔头也没抬。

慕容曦笑了笑，“吃饭。”

确实是去吃饭，只不过是请人吃饭。

元庆斋的门脸并不大，但来吃饭的人从不少。这里的大厨做得一手好菜，那是京城里出了名的。再加上位置临着东湖，又有景可赏，也就越发吸引人了。元庆斋共有三层，一层的大堂，不拘身份，来者是客。二层设有雅间，一些世家大族常来包下。三层风景最好，布置也最好，是用来招呼一些特别金贵的客人的，比如现在这两位。

现在已经入夜了，东湖上的歌舞却才刚刚开始。那些画舫上的姑娘们才把琵琶抱上铮铮呀呀地唱开，吸引着三三两两的客人。彩色的灯笼在夜色里格外好看，远远地散发出男人们熟悉的脂粉香味。

“这里没人会看到吗？”

慕容瞰对身侧的人笑了笑，“自然已安排妥当了。”

那人穿着鸦青色的绸缎衣服，眼角微微有些皱纹。他的头发还很黑，梳理得很整齐。若是你在大街上遇见他，一定不会知道他已经是有四十春秋的人了。慕容博一向都很注重保养，他夹了一口菜放入口中细细地嚼着，品味着菜肴的美味。

慕容瞰也不急，远远地看着那些流动的画舫。

“白大人真的这么着急？”慕容瞰转头看向那位皇叔，“侄儿有些不明白。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没有太出格，怎么这一次会来触皇叔的虎须？”

“人有时候是很容易忘记自己站在什么地方的，特别是习惯了站在高处以后，往往只看得到前面，而看不到下面。前面自然是无限风光，只可惜脚下只剩了立锥之地。”慕容博似乎笑了笑，“有时候连立锥之地也没有。”

“侄儿受教了。”慕容瞰欠了欠身。

“今日是你一番心意，我也就不驳你。如今局势未稳，你我还是不要见面为好。”

“是。”

此刻的慕容瞰已收敛了所有猖狂，只是一味恭顺应答。温柔站在门口把守，见他这个样子，不由得皱紧了眉头。

片刻，慕容博就带着人由东湖乘小舟走了。慕容瞰依然在桌前。

“人都走了，还坐着干什么？”温柔扬了扬下颌走到慕容瞰身前，“莫非这湖上的女子，你也看得入眼？”

闻言慕容瞰笑了笑，拉过温柔让她坐在一旁。

“你知不知道方才那人是谁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。”虽然跟着慕容瞰见了不少人，但今日所见的人温柔并不认识，似乎不是常在府衙行走的人。“我只听你叫他皇叔来着。”

“不错，他就是当今皇叔。”慕容瞰看着满桌子的菜，笑道，“还真是赏脸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至少还吃了一口菜。”

“你就这么怕他？”

“不是怕。”慕容瞰轻轻地皱了皱眉，自己倒了一杯酒来喝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慕容瞰笑了笑，只品酒，并不语。

“你快说啊。”温柔拉了拉他的袖子。

“信我便是，问那么多徒增烦恼。”慕容瞰放下酒杯摸了摸温柔的脑袋，“走吧丫头。咱们去那些船上瞧瞧。”

“不说就算了。前几日还看你愁得要死，今日就有心情去逛画舫了。”温柔有些生气，也不知是因为没有得到答案，还是因为慕容瞰要去画舫。

其实慕容瞰并非有什么不能对温柔讲，他只是不愿温柔过多地卷入这些纷争罢了。至于他这么小心翼翼地对待慕容博，也并非怕他，而是正如慕容博自己所言，站得太高的人往往会忘记脚下。此时既然皇叔出马了，他这个做侄儿的自然要放低身段，由得他们去争、去斗。他在底下安然坐着就好。

“皇叔，道理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。你这么说白意之，不知道你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……”

白府，雨花亭。斜阳偏照俊颜。

靖王吹了吹茶叶风雅至极地品了一口茶，神态自若，仿如山中偶坐，弃尘避世一般。白意之看着眼前的人，虽已见惯，但还是为那容颜惊艳。只可惜拥有这副容貌的人是堂堂靖王。

“各部都安插了我们的人手了？”靖王看着被屋檐遮去一半的夕阳淡淡地问道。

白意之点了点头，略想了想又补充道：“只是宫里一直没有什么动静，甯儿至今还未夺回协理之权……”

靖王笑了笑，搁下茶盏。

“王爷好像一点儿也不担心。”

“我相信她。”

白翊宁……那么聪明的人，一定不会让本王失望的。

听靖王这么说，白意之便没有再说什么了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杯中茶叶沉浮。

亭子里宁静中又带着一丝压抑，有如暴风雨前的宁静。

靖王抬头看了看已经不见的夕阳，然后站了起来弹了弹无灰的袖口，道：“等甯儿拿到协理之权，我们就发动这些人拥戴她登上后位。然后……”靖王眯了眯眼看着屋檐那一片乌黑的瓦，“剪除慕容曦的势力。”

白大人也随着站了起来，口中称是。

“白大人不必送了。用心把这一段时间熬过去吧……”

熬？白意之心里并不这么想。他送走靖王后就回到了书房，并不是说他有勤勤勉，他只是喜欢这种感觉。在书房里点一盏烛火，就这么静静地坐着，什么也不做也觉得满足。因为正是在书房里成就了太多太多的事，那些事不能与人分享，但人又总是忍不住要去想的。这就好像你有了一个宝贝，却不能让别人知道，于是只能自己一次次地在暗地里仔细观赏。

对于现今的局面白意之觉得很满意了，若说还有什么欠缺的，恐怕就是爵位上还少了些。不过不妨事，等宸妃登上后位，一切都会跟着来的。他当然也知道昱王的危险性，但是他在朝中待了这么久了，门生满天下，昱王再如何也是翻不了天的。

前几日，那个弹劾自己的折子，皇上应该看到了，那是故意放上去的，是为了试探皇上的态度。白意之想到这里笑了起来。当今圣上，真的欠缺了一些帝王的气势。

“老爷，李尚书到了。”

听到门外的通禀，白意之收回了神思让人把李尚书请进来。

李崇鹤在下人的指引下来到书房，见了白意之当先拜礼。

白意之也不敢托大，毕竟这人是吏部尚书，如今的官员调派很多都需要他配合。

“李大人多礼了，快请坐。”

“不知白大人有何事吩咐？”李崇鹤与白意之走到一旁，侍女上了茶，退了出去，将门也带上了。

“李大人，依我们的情分，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。”白意之还是顿了顿，